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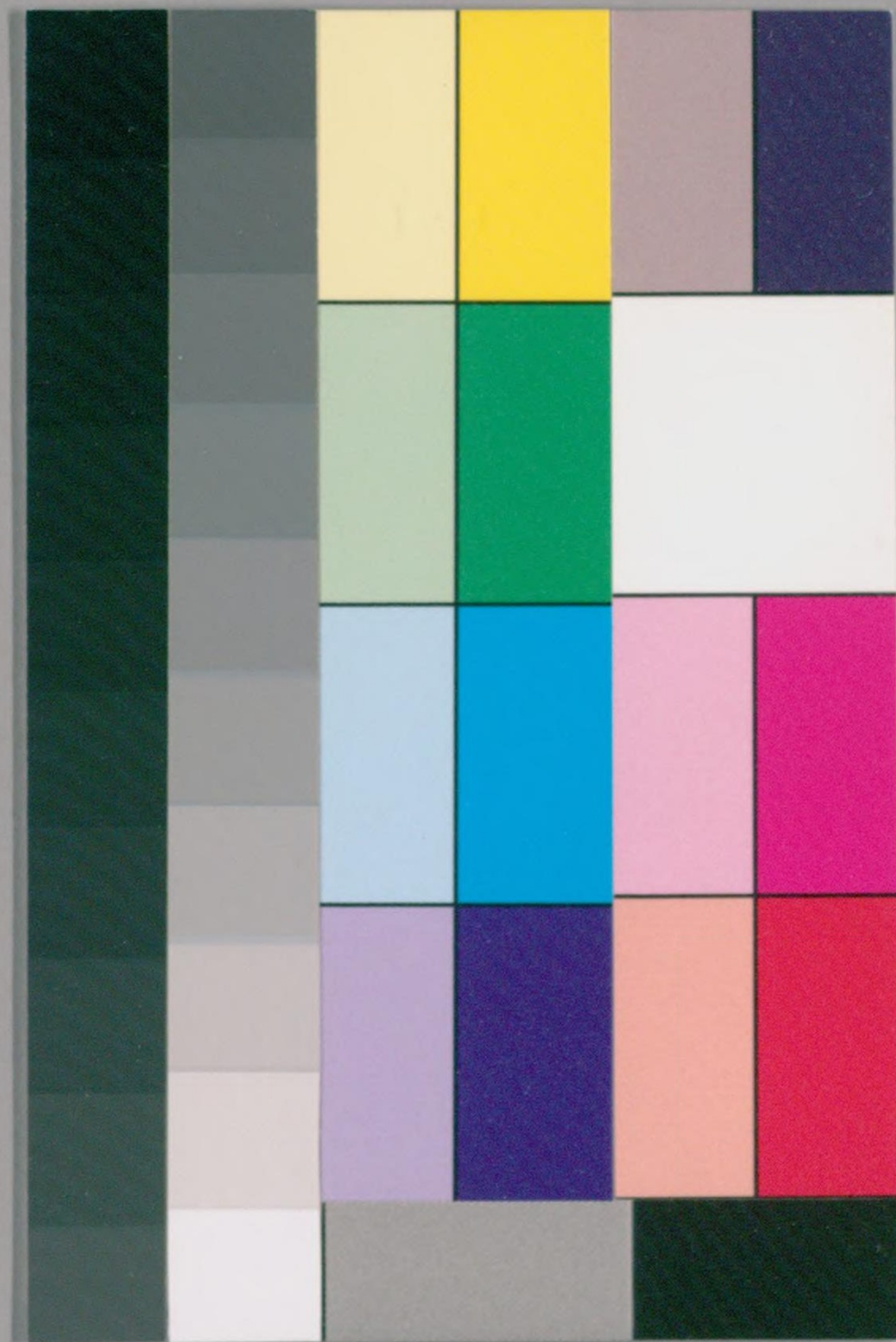
説
鈴

082.1
Se2162
W

果
報
聞
見
録

54

三十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果報聞見錄

活婢全孛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貴。守兵每放若子。人出城。則留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奇。携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婢曰。婢與父母俱入。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子地。聲呱呱不絕。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眾。獨謝一門無恙。而

古鄧楊式借雪唄者

兌令果報聞見錄

卷二十七

67729

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吸呷者。爲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携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連殺三妻。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卽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千本簽告示寫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籙大醮於蘇城圓妙觀。是月念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刀下。今有真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四蹄俱跪。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毘陵驛前殷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爲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度。

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爲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倡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者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爲我禮懺。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以殃。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謹。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爲會友。招親計耳。瞻禮天神之地。鼓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央人持誦。誠心費財。論功必歸之王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甦。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尙未知。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申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爲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眷到署。中途遇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

爲訓戒兵丁。不妄殺人。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干。金忽示疾。龔爲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爲。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爲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爲兩人秉炬。併囑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覺身稍倦。倚棺而聽。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敬傳。號崑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二十金。爲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尔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卽襖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

券辭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後夫人卽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又館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二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卽中式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爲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爲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金剛菴陸沉衆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

六聚眾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眾遺命燼骨不必
塔藏富雜以麥塵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
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
焰中解脫

豕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腐店趙德甫有二豬索價
二兩五錢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
今當就戮矣趙夫婦初疑為街上人語細聽聲出豬圈
怪之決意速售十六日一豕復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
罪圓妙觀建黃籙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同到西園修
行去一豕曰吾願往圓墓趙益狂駭事遂喧傳其鄰汪
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許孝酌尋友府
橋親訪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濟墅關徐家橋焚修積募緣銀七兩為其姪
聘婦夢大士責之曰汝既為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
之用罰作犬子七日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偶入
市一癡狗突來嚙其足視之一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

鼓鈸聲腹痛仆地口作犬吠狺狺不止叫號七日備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宮籙山朱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菴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親族化其一衫一裙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徧滿田間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穢卽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卽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觀體汗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卽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冥戒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一百餘人在焉兵至被戮獨吉士食喉未斷明日

復甦但苦蚊虫嗜逼又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
朦朧見土地囑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卽有
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冥間極怒重利盤人
明晨果有相熟老嫗來急喚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
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救人今已五十六歲
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
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役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
受主恩特來相報可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
將同去矣朱念一子甚幼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
給親族諸債中有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
息爲子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日其僕又至曰冥間知
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洩漏天機將歸受罪遂
不見此康熙初年事

二錢舊通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塘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
暇操刀倩人代之夜夢豬變爲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

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又要投豬還
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吃
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賣猪人曰汝賣我銀一兩尙少二
錢我今要投一次人身不多時就命終仍要做豬還汝
二錢賣者曰我不要汝還矣猪曰汝雖不要陰司那許
我不還汝做不得主但賣猪殺猪俱罪過勸汝勿做此
營生何如兩人互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善免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
姑在前卽指罵曰恨不得卽以刀斷爾頭俄頃雷電大
作雷神提逆婦髮擲庭中霹靂一聲其婦眉髮衣服
焚燒殆盡而身不卽死鄰有請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
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斷爾頭一語故遭雷擊或又問不
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鏡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生
故得不死使爲廢人俸矣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熟西北區逆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插
蒔伊母向住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爲黍

欵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隨囑姑速行勿使爾子見之
途中母子恰恰遇子便發頓捐米爲盜母置米在途子
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將
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已
擊死矣

天赦孝子

吳一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夙業明日當遭雷殛吳
以母老乞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
向母云兒將他適請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
雷聲闐闐吳使母閉戶自出田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
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赦夙惡

放生善報

長洲鹽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
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掃踰數
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
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
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
治萬歷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葵康熙癸

丑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船底第六號包內有銀十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商之同伴詭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擲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數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駭曰此卽午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述前事方欲張官見一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衆擒住柴一同伴無一得免駢斬于市

自竈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漁人窺見多銀夜卽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蹉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龜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龜遂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龜所龜沒水中而漁舟尙在分銀巡兵

悉擒之追出銀共四百餘兩不失一厘解盜松江府問
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
人立斬無一得脫

犬報德申冤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
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
處有盜數人沉舟子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父袋
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
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啣父袋稍起舟人羣擊之
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
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
然盜皆梟斬無一得脫

義鳥亭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
遇雨雪寒沍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
一讎家以逆黨陷之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
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
啣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羣鳥始散問官驚異刑訊陸

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烏亭于郡中以識其異
今在里陵城中

五聖廟遮路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
一人其人持本利來還還訖即去鎮官適為一友招飲
留一童子守門同營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露將弁審
問汝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
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之路四面有廟橫亘于
前竟夜狂走終不能脫蓋鬼魂緊隨不放也銀還鎮官

校即泉斬

穩婆墮胎之報

崑山穩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
患異症相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拿墮胎首犯
遂得疾日夕叫號告隣人曰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
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通主母如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
孀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多或生產艱
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做得幾何家事
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

業凋零俱不得善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
富貴昌盛吾死後無數冤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
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
不產蓋鬼胎也醫禱百端俱不效臥病經年乃死死甚
慘康熙十四年初夏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三

王曰悞攝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
一城匾曰枉死見有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
日到此時辰必受上司之苦見有衆鬼身腫衣濕云投
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斷喉或七孔流血云自
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楚
萬狀諸鬼相謂曰此輩何時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
如此悔恨無及張大曰此輩何時重得為人鬼卒曰不
能矣大凡閻羅殿前托生爲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
却爲詐人之具在陰司負冥王一查注生之恩在陽世

言金
負父母三年乳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連年帶累四鄰
凶身苦主俱各破家閻羅王最怒此輩判人畜生道不
容易得人身也看畢來復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
勸人大聲拍案忽甦

利死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認義緊隣朱婦爲女一日將猪賣去
謂猪圈已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
之不得日相鬩作投井以懼之丁罵其妻妻次早投繯
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搶朱氏物約妻命已絕
擒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命而朱已破
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頸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搥
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
活乎遂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
况有以死嚇人每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污穢厨竈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
歸家附其第三媳云余今已爲金神寧濟侯從者頗知
冥間事余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

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卽上竈竈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
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醮少解其愆然污穢
竈間之咎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然

觸犯竈神之咎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火光繞室暈地如夢有
神曰汝妻產月未滿帶污犯竈以此奏聞天曹罪應震
死因汝曾勸善建橋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褻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圖揚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
十四日白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
羅天罰豈其誤耶忽見雷火颯發燎去其雨鞋之小底
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
也

慢經失舉

穎上高天佑同二生赴金陵聞雞鳴山寺守源禪師有
道行齊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
中用楞嚴經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
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比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

至州守

偷佛靈心抽腸

趙一嘉與人好賭致貧無以為生慣偷佛靈心一日腹痛至田中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拖在外犬以口咬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慘死夜夢其妻曰吾死已入無間地獄佛本慈悲奈護法神震怒有此惡報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盜銅佛一日盜一鎉金佛陰計可得金六七兩有人厚價買之不聽乃自鼓爐熾炭一日夜下金不及兩許三日三投于火復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醉捲衣卧不知爐中爆火入于綿襖至灼膚而後驚起衣帶不及解徧體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教以爐灰篩末塗傅痛定而音瘖日沃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猶手扒搔蛆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賣爐內餘沙其人鎔出好金如長子陰計之數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敬惜

字紙康熙八年壽五旬矣尙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
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
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旁一人唱曰
知未遂驚覺自悔無及述夢勸人未幾卒無子

還金救子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携銀五十兩
赴縣完糧遺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
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
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呼漁舟曰救得一人謝
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兒子得免
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賞救

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
食款一內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肉碗案上供玉皇紙
馬肉汁汚焉明歲從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
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踉蹌而至云頃聞賣肉
失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瘡垂危朦朧見縛至

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駕
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聞
其姓名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瘡已
潰尋愈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爲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
癸巳夏主僕俱被雷殛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
青紅種種慘目見者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聲然好用假銀一
日持銀至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歸後客商以銀別處
買貨識出欲訟主人主人追蹤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
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
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爲此俱削祿減壽矣張竟死年僅
踰四十能文之子亦早歿順治年間事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
毒者甚多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

其嘴曰痛極那個割我舌頭其夫曰又來見鬼舌頭不
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
呼大叫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而死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閩閩極工賭咒會借李敬雲銀三十
兩未還敬雲身故孤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
遠說還當遭拔牙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語曰
我一生談人閩閩且騙人財物虧心賭誓今鄞都楊老
爺差役來拔牙齒矣隨以手摠去門牙三枚備現慘狀
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戒食牛報

秋浦優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
則其鄰也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
甚苦欲附尔歸優素相熟竟使登舟間語久之間陰司
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
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忽曰我從今
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回
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踉蹌

登岸優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將燻之犬伏上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疼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猪羊索命

陸寶角直南柵頭人貧無他業爲人鼓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陸寶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一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刀宛如殺猪身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塩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木槌徧體

楓橋顏復初販賣壯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塩水灌入猪心以木槌徧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徧身痛楚令家奴以木槌槌之少止又索塩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

將死謂五子曰塩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猪業重死卽爲猪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宛轉如猪聲而死

淫寡變猪

崑山小瀆鄔翹如向鄉農索條銀償以二猪翹如欠其內兄沈伯遠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鄔右式夢在猪圈邊遇一男子曰我李某也生前淫一寡婦今罰爲猪四蹄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償沈伯遠銀伯遠吾僭也汝可說明此段因果切勿殺吾右式夢覺恰已執豕于牢矣鄔大采兄弟親送至安禪菴爲放生猪至今尙在

持齋戒免受猪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左兵渡江合家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家主來吳毛復甦曰我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行善免溺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千人爭趨渡船皆滿載有一人後至亟欲上船忽營卒撮其帽去其人卽轉身追取渡船已開未半里而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僉曰此非捨帽乃天遣救汝也因與營卒酌酒結歡而去此范公諱承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淹溺者多建靖江亭每船人有定數不得多載今永爲例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犬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守宿一日主人呼犬謂之曰我食汝而爲他家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責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會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卽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十三文擊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誠遂啣錢往擲其家卽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池之內犬卽號呼啣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携火視之其夫尙卧池畔未醒也遂挾入室至晚語其故

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歸驚起視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還金之報

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携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也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解差身家子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用卜爲生遂復至眺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鈕號泣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爲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天旱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卧橋上解包爲枕及覺徑行到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陪妻孥皆死數矣生曰汝弗懼我收在家卽引歸還之差曰旣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卽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

願汝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拔是年府主卽
薦之入泮次年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
爲王府教授一爲府學教諭至今書香不絕

奸尼之報

寧波府南鄉地兩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
望關聖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
有鄞縣兩差因催糧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
地離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且蔬食
欸之中夜竟入尼室各稱其老少奸焉天將明方整衣
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頸痛行未數里
同仆于路行人驚掖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
刃之狀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冀上第偶至于
忠肅公廟所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尙望中耶毛懼
虔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
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
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爲壯廷錢史案

波及間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固燒香回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應迨歸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歸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輒生一狗見夢于子曰我以竊車之故真罰爲狗于彼家一時失見墮入畜生今甚悔恨汝可贖我子覺密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備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曰既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子所關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子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遜謝間犬已躍入舟矣子至舟中與犬言昔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有愧悔之狀舟抵家大遽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爲糞葬焉此順治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滿爲人誠懇每日過一富翁家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來翁在則與現錢翁出媼云且待郎卽靜坐門外候之不敢輒入窺探如是兩載餘媼偶問曰汝家尙有何人答曰旣無父母又鮮兄弟依叔嬸以居媼白汝肯壻我家乎郎不敢應而心識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良配而愛汝隻身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郎不復萌此念矣又一日媼又問曰吾欲汝爲壻何汝不相答也郎述叔語媼曰婚配豈可戲哉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媼見媼曰貴宅欲以某姪爲壻有之乎媼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養耳叔曰家貧無聘奈何媼曰求壻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長女翁壻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媼曰女壻甚佳但日久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壻未必德性如是郎若別娶我二人無倚盍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壻其次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舉家悲慟翁又謂媼曰六年而喪二女情益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媼曰業已如此盍終與之庶可借

老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婿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
翁媪與婿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媪厲聲
曰人家顛沛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解之曰三女俱死
老年孤苦皆夙生冤業也汝且留之坐我出市蔬齋之
可也翁甫出門媪昏倦假寐夢此僧語之曰爾夫前生
舟人爾婿富商也齋重貲以客淮揚雇爾夫之舟爾夫
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搭船之客爾夫恐其事洩賂
金三十兩故各陪枕席三年爾夫之財產皆爾婿物也
何用怨尤爲媪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爽然若失
遂悉以家業付婿使其另婚翁媪偕往出家不知所終
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鄭縣陸世科爲諸生時常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
黃霧令館僮焙被館僮轉付使女焙之子主妾之房至
晚夾帶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拋之帳頂之
上後偶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頂妾鞋卽袖藏之不言
迨世科歸館更深逼妾密叩先生之門而自操刀以隨
其後世科問爲誰妾低聲應之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

言金
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逼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
自有說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卽有說明日與主人
同來如再無恥必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卽應
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
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曰幸
我無私否則汙主人之刃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深愧
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
魏黨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明鄭有兩書生與我冠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
偶爾洩氣一書生詰之曰是誰曉曉不已富翁面有愧
色一書生曰偶不謹慎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
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之曰頃聞洩氣似非先
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流
偶此小失衆人佯爲不知則亦已矣而敝友欲詰明之
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
推過者不少存心如此當于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
姻否對曰晚少而孤與孀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

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
小女敢備箕帚竝請太夫人過舍使我夫婦彼此有賴
也書生歸告于母竟移家而就婚焉富人爲延名師教
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卽有
此奇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婿人之處心可以刻
薄從事哉

爲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曷差潘順溪者包糧爲事凡軍需課役
皆包攬焉一鄉愚有田數畝潘爲包管麥熟則索其麥
米熟則索其米絲綿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愚不勝誅
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我必作惡犬啣之其家
殮以黑毡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一大黑頭
身黑脚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大壯曷差又來索其子
之物犬聞其聲躍出齒其腓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
與狗置之河中以爲入水必放矣犬竟曳曷差至深處
人狗俱斃地方聞之于官且述此段冤報縣差妻自行
收殮而埋其犬

炮斃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斃爲業清晨買斃不拘多寡生
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測然既熟剖腸剔骨煎
熬五味香及數家由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日縮
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仰首爬窶如斃形又一日
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嚙人將死爬至街
市盤旋宛轉曲盡斃態來往觀者皆知沸湯炮斃之報
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好處女之報

淮安吳沮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道悔而誠人曰我年
少時莊上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開步常
屬意于我彼此目成一曰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
矣我家人多不能如願今值清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
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是日至彼但
見門戶扇鎖我從壞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濃
興狂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遁出旁晚父母
歸見女已死血流床席以爲失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徐
探無事然心終不安秋間應崇禎己卯鄉試初場文字
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持血漣將卷一拂滿卷血

迹次日貼出矣壬午八場初場得意無事以爲神恕我
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漣拂卷又復貼出乙酉年
復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爲鼎革之後前罪
可釋比至三場血汗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
名貧老狼狽神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
焉蕭漢雄言

枕經顯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攜
經一包置于几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
纒合眼夢佛無數或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
旛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遽驚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
非囊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父素不信佛
因此皈依敬奉焉

襄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半尺泥塑關聖一軀香
火冷落有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畢神降二人
責之曰何物狂奴敢在我前淫穢俱當立置死地同曳
袴而狂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

罪許愿演戲酌神二人始醒神癡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墘地方有張宜所者少時以宰牛爲業二十
年後始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鳴爲快又喜床
頭囊薦鳴已卽嚙七日而斃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
之殺業難追也此順治初年事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爲業順治甲午夏花熟時雷
電大作震棉花地數畝花俱焦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
人異而掘之下有白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
頁始知蜈蚣爲害天欲懲之負經以免此經爲上天所
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汗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子十三
歲方執爨其母令滌溺器子以洗鍋水帶飯粒滌之時
康熙丁未五月初八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震雷擊死
次子九歲見天神黑面黑盔黑甲從家堂柱頭墜下以
爲盜出門驚喊而其兄已死竈前矣余同周憲寧往視

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氣而已家堂上揭去丸數椽其柱劈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保壽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欽敬如此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皂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酌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後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醫治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皆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嘆曰冤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累盡亦可以饒我矣子忽應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板殺乙今陰司罰我爲汝子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子一年前死矣

藝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爲能一日擊犬携至一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爲薪煮狗曰鍋中狗肉

猶未熟伽藍再請一尊來食畢行至尙善橋上忽然兩
眼暴出掛于鼻之左右鮮血淋漓備嘗痛苦醫禱罔效
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未能卽報待其罪
極福完然後通盤打算若福薄之人一時卽報往往如
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猪其子尤善操刀囊中頗
充遂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
睛又俱深陷畢肖猪形忽染陽症傷寒時刻作猪吼聲
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大吼三聲投水隨流而去屍
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蓋累世殺業報于一
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棄其屍噫亦慘矣

工匠魘魅

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
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魘命主人備福物
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卽于此處鑿
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
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

水破壁見有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賃人
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
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
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
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懼哉

欺孀之報

鄞邑有一庠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孀之家比隣失火孀
舉銀一箱倉皇授先生復託以金飾數事此友見金銀
心動携歸己家火熄問之曰昨已爲捨火者奪去矣孀
忿恨欲死友隨辭去成富翁焉未幾孀死此友向止一
子年二十爲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生人面瘡耳
日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福所費不貲其瘡喜貼
猪肉貼上漸消如人食然累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
媳更適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爲飢鬼而已
矣若使此友臨財不苟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
可不警哉

嵐索負

烏鎮殷實之家例于蚕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

言金
連夜宿舟中忽有鼠啣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睡
鼠魂附于是人曰我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
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
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三十兩于是
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觀冥資費用計如其數
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懵然不知也

諛諛之報

明李寧郡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缸一隻
欲售于貴介晨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貴介者

將許之旁有一門客獻諛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
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買之耶貴介是其言其
人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卽墮地破焉歸家見
妻怒皆嗷嗷待哺計無所出悶坐江干思欲投水適有
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
曰均之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
人不解彼意因隨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劫少分贓物以
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
勝其苦遂招扳阻買花缸之人到官對質再四鞫問堅

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阻買者問其人曰
我與汝素無仇隙汝必陷我于死豈宿冤耶其人曰我
卽某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我窮極至此汝彼時一言
慫息我得升斗自活豈肯隨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
故也我寧容汝獨生哉遂與羣盜並受極刑嗚呼一言
方便卽可免殺身之禍客不過一時譎諛逢主人之意
而孰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厚君子
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爲戒矣

還金之報

明慈谿縣王公福徵爲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
袋計十七封因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
來王問之曰汝有所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
十兩欲過江買米脫襪渡溪遺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
半相酬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之舉以還汝
若欲其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卽發鄉榜
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而歸享
大壽

禮斗不敬之報

鄞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姊子楊僧官拜
斗禱禳每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爲率以七
宵而止拜至第六夜僧官偶爲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
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上大驚遂病不起蓋北
極天之樞也至尊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須至誠齋戒
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卽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是
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畧識幾字

以農桑爲業康熙乙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游觀聖
殿見聖像巍峩遂登其座而撫其頤曰孔夫子你爲何
如此縋皮勃碌的說畢足未下座兩眼牽至右邊口牽
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像必被子路
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礙故撫摩之誰知如此靈
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其妻初
欣然取之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妾三年

之間更易五女子矣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
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見冥判云我尙有十五
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陽壽一紀尙
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冬盡難免是冬
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循警心錄

驢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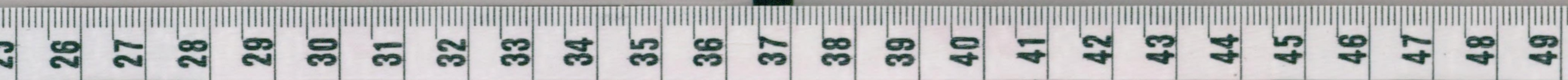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畝劉惟一各英係按察司書
辦向在寧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
地方驢故緩行其僕痛加鞭策驢心入言我前世少債
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問言卽下驢步牽之而走
至寧國取討帳目俱各從寬歸途卽於東岸造一涼亭
爲行人憩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15

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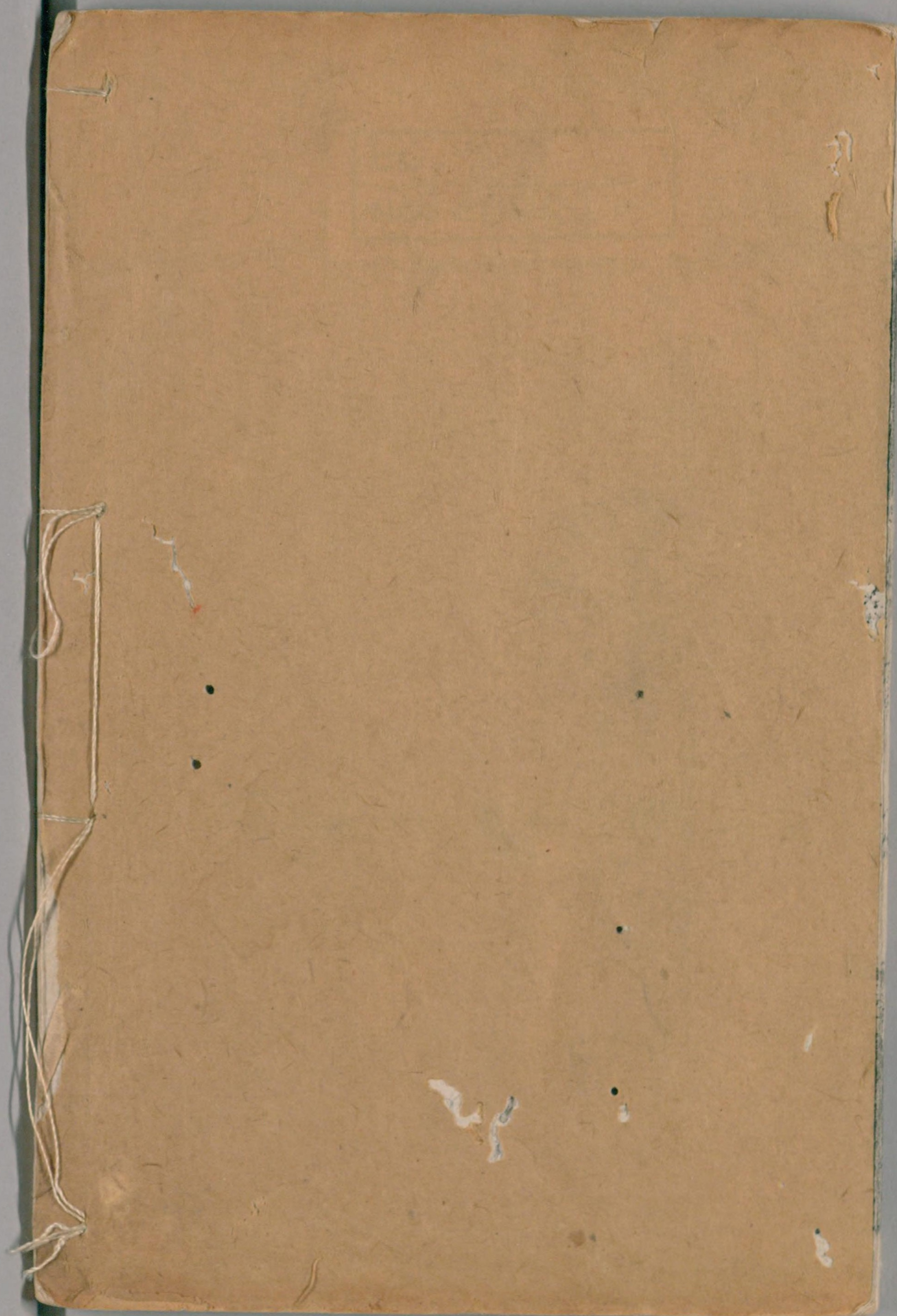
NO. 4688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